

三、西北我軍殲敵兩團收復臨
四、我軍在集寧戰鬥中妥善保護私
商貨物
五、開辦工廠加強學習訓練大批生

訂報地址：各縣郵局	第二〇一〇號	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
報價每張銀幣五百元		地址：山西興縣

用錢多，花腦筋少，能發展的副業沒發展起來

(本報訊)六分區工廠局於十月上旬，召開軍武、峰福、代縣、靜樂工商局長會議，檢查總結一月以來八月的生產工作。會議指出自邊區生產會開後，由於幹部領導生產觀念較前加強，在補助事業發展生產，抢救災荒方面雖有很大成績(奉武救的較好)，如能以佔全部家屬百分之三十三的鉅款扶助了煤、礦、工廠和熬硝、運輸、紡織等副業的發展，軍實上工商局直接補助下，單從工廠副業生產中，即收益近一萬九千八百多石糧食；此外，奉武銀行又發放貸款四萬萬元，調劑鹽斤兩千石，大批供給了軍家青黃不接時口糧困難，補助軍受渡過災荒，進行了生產。與會幹部又指出不應滿足現有成績，並用批評自我批評精神，檢討了生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：一、對於許多軍家需要而未有條件可以發展起來的副業，沒有認真幫助扶植。如輝縣造大特盛水菓及燕窩，領運上板木尚有備開過。對靜樂的不少手工藝作坊，亦沒有關心扶植，甚堪杜家村工商局連佈置發展生產的計劃都沒有。全分區原佈置收購藥材十萬斤，各縣均未大力去作，結果僅收數千斤。二、工作中缺乏周密調查和計市場管理對外來貨，偏重消極的禁止限制，而沒

有積極發展土產去代替。代縣縣產土藍，因沒積極提倡，致使軍家染布困難。該縣紙烟業已發屋極低，亦因不注意提高質量，銷路日減。寧武所製快機鋼鍊(用銅絲作)和外來貨一樣好川，可是工商局沒有積極宣傳推銷，結果得

到，買月性很大，使生產遭受損失。靜樂開辦九個人的蒸硝訓練班，但五人中只有一人村內一個土人的蒸硝的村子反被派派人來。代縣工廠局生產校長根本沒和縣府研究如何發展紗棉，就買回棉花八百斤，結果一斤也沒用。分區發展生

產家訪缺乏意見，春季只注意發動紡紗，因

發展起來，可以避免的損失沒有避免。爲加強生產領導，克服自流現象，大家提出今後必須努力學習生產政策 and 生產業務，及時總結生產經驗。機械操練要「少出錢、多下功夫」的精神，按照各縣情況統一訂出五個月（今年十月至明年三月）發展工廠與各種副業的計劃。

（張英、記）

我軍集中在寧戰門中

（新華社包頭十三日電）晉綏人民解放軍保護私商貨物，受到熱烈的讚揚。九月二十八日，晉綏解放軍在解放集寧戰鬥中，雖經火車一列，該軍是戰鬥前，由平綏路東段開來往包頭去的，車上滿載各色貨物，我軍在戰爭緊迫情況下，當即派員崗哨看守，免受損失。次日傳聞軍向集寧行旅時，又將該軍派人護送至豐鎮，並通知原主前來認領，該軍歸隊，薩拉齊、包頭等地商號的押貨人，聞風趕來，經過查對確實後，把貨物領回。當時上述各地商號還不知道，押貨人就請我工作人員幫忙催領。十月二十四日，我軍解放包頭後，工商部同志親手持各商號押貨人的介紹信，挨戶通知，各商號聽了歡欣之至。西商同義德布莊莊主說：『我發愁了好些時，後來聽說解放軍善保護私商貨物，我這牛腰的，今天我可放心囉。』同時他立即給押貨人買備貨運回來吧。『包頭解放了，生意很好，快把貨運回來吧。』我軍此種保護人民財物的行動，深受包市各商號的讚揚。

殲敵兩團收復邵陽

(新華社於中前國十七日電)西北人民解放軍對鄧陽地區之敵，以機靈圍戰，殲滅胡匪兩個團，並收復鄧陽縣城。嘉北大捷後，進入整訓之我軍於十五日晨，向侵入鄧陽東北二十餘里匪軍之胡匪一團四團四三零團發起攻擊，僅經一小時半作戰，即將該團全部殲滅。當晚我軍又伸入敵後在鄧陽西南之東西岱堡、東西麻村一帶，一舉又將該師四三三團全部解決。兩次戰鬥共生俘虜四三三團團長楊德，四三三團副團長等以下官兵二千三百餘名，獲傷敵四三三團團長楊德(銓)以下官兵數百名，詳細戰果正清查中。鄧陽城守於當日爲我奪復。

——論社報日北東——

（新社哈爾濱十七日電）在全國革命形勢急遽發展中，幹部問題如何解決了？爲了答覆這個問題，東北日報最近的社論「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」是可以供各解放區參考的。該社論略謂：

東北的完全解放，在東北黨面前提出許多巨大的新任務，尤其是經濟建設的任務，使我們工作的範圍與性質，愈來愈廣大和複雜，因而我們需要的幹部也就愈來愈多。於是到處感覺「缺乏幹部」、「沒有幹部」的困難。如何解決幹部的需要與幹部的供給這一尖銳矛盾，已成爲我們工作向前推進的一個嚴重問題了。

由於全國革命的巨大勝利，我們不能希望從國內派來老幹部，相反，我們還要準備從東北調出大批幹部到國內幫助建立解放區。我們目前只能做到加強老幹部的教育，進一步發揮他們的力量。但老幹部的數量是有限，顯然不能解決幹部缺乏的問題。

只有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，才是解決幹部困難問題的主要方法。

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

——論社報日北東——

有些損負領導工作的同志，只看到少數很少的老幹部，而沒有看到大量存在的新幹部。他們不了解政治形勢愈是對我們有利，黨家運動愈是擴大與深入，從工人、農民、知識分子、寒素中湧現出來有才能的人也就愈來愈多。無量的老幹部會是建立東北根據地工作中的領導者與骨幹，而且今後還是如此。但如果沒有成千成萬新幹部的補助與支持，東北根據地的建立是不能設想的。如果我們看不見這成千成萬的新幹部的存在，對他們的利用估計不足，就不能正確地從提拔與培養新幹部中去解決幹部的困難問題。

還有些損負領導工作的老幹部，當他們挑選幹部時，往往只看重老幹部的優點，而沒有看到新幹部的優點，因而偏於信任老幹部，而不夠信任新幹部。當然，信任老幹部是應該的，看到老幹部的優點，也是對的。正像斯大林所說的，「老幹部擁有年輕幹部所沒有的東西，即領導方面的豐富經驗，馬列主義的原則銀鑰，深知事理的道理，決定方針的能力。」剛期這種優點在不同程度的老幹部中也不是一樣的。但是新幹部也有新幹部的優點。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，「他們具有很充足的對於新事物的知覺，而這正是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工作者的寶貴品質。」同時，應該看到東北新幹部較之國內來的老幹部更為熟悉當地的情形，他們與當地惡業更有密切的聯繫。他們在工作中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，有刻苦耐勞的精神。只要我們工作中有高度的好領導與他們，大膽地去提拔與培養他們，那他們就會很快地學會革命的新知識與新經驗，成為老幹部的有力助手與支持者。對於防護工作進步的某些頑固不化、搬運自大的落後的老幹部，應該毫不遲疑地調換他們的工作，讓優秀的朝氣勃勃的新幹部去接替他們。

有些損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不敢提拔新幹部的主要理由，就是新幹部提拔早了，怕在工作中犯錯誤，使工作受到損害。這種顧慮，是似是而非的。三年來，在東北戰爭與土地改革中所湧現出來的大批新幹部，已經過相當的鍛煉與培養，大量地進一步地提昇其中優秀分子，現在已經是時候了。至於新幹部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生錯誤與缺點，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。只要對新幹部在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有正確態度，就能教育與提高新幹部。

這裏要提醒所有老幹部特別注意的，就是對新幹部在工作中必須遵守有關的教育工作，既要獎勵成績優點，又要指出錯誤缺點，並告訴他們如何向好的方面加強。發揚成績與糾正錯誤缺點的辦法。如果我們今後在國內外能夠很好加強幹部教育的教育，正確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，用各種方法鼓勵他們同羣衆的關係，我們相信，新幹部一定會進步很快，勝任快速扭轉他們的工作。應該克服一切忽視與輕視新幹部，不敢提拔新幹部的偏向。根據東北局最近的工作，把大批老幹部抽調出來，到新收復的城市及農村作工作，變成新形勢下我們提出的新任務。

325

一年左右就可能打倒國民黨

最近，中共中央負責人對中國軍事形勢發表評論說：現在解放軍和國民黨軍的力量對比已經起了根本變化。過去，解放軍的質量早就比國民黨軍隊強，現在就是數目上也比國民黨多了，解放軍現在已經有三百多萬人了，可是國民黨軍現在只剩下二百九十萬人。這樣，只要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，我們就可以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。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，已經不遠了，咱們應當更努力的支援前綫，參軍、參戰、努力生產，爭取最後勝利日子的早些到來。

消滅敵人九個整師

國民黨三個多師起義

黑板報

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，正從四面八方，圍攻徐州。徐州是江蘇省北面的一個大城市，津浦鐵路（從天津到江蘇浦口）隴海鐵路（從江蘇連雲港通到甘肅天水）的交匯點，它是一個軍事上的十分重要的據點，是南京、上海的大門，佔了徐州，蔣介石的朝廷就更坐不穩了。所以國民黨就派了很多隊伍把守徐州，可是國民黨的隊伍吃不住，勉強大解放軍的攻打，我軍自開始進攻以來，從本月七日到十四日七天中，就消滅了徐州外圍的敵人九個整團，一個營舉行起義，參加了解放軍。現在我軍正在猛烈消滅包圍在徐州東面的敵人。

我軍收復熱河省城承德

熱河省城承德，國民黨軍，害怕被我軍消滅，於本月十二日逃跑，我軍就收復了承德，現在熱河全省已完全被我解放。

遼寧省錦西城和葫蘆島，也在本月十日被我軍解放。鐵西和葫蘆島是國民黨在東北最後的兩個據點。現在，東北九省的敵人，已經完全掃清了。

太原閻軍第八縱隊向我投誠

當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向太原圍攻的時候，太原國軍第八縱隊司令趙瑞，看見我軍強大，又看見閻錫山不頂事了，十一月十二日早晨，就領上他的隊伍，在東山涼馬地方，向我軍投誠了。

李 株

在一個夜晚而脫包圍了聯城，
已經肅清了外面據點，
數人堅守到最高的兩個碉堡
上，
全國最後的頑抗。

隊伍進到離敵人只有百餘米，
前面展開一片平坦的泥濘地，
從這裏向敵人不
能有片刻的閒歇和遲疑，
遲疑便等於毀滅自己。

營長傳來命令：三連開鋒！
於是再度站起臨危受命英雄的身
影，
他喊：「三連前進！」
但，即刻有兩顆子彈把他打
中！

他已經無力地倒下，
不能再說一句話，
只是把手向前揮舞着，
一下又睜着一下。

仰壓痛心曲的千萬重悲憤，
磨着雪亮的刺刀，
三連——前進了！

姚天海探家

嘉北戰役中的一個小插曲

●

「放下子彈，你是那一部份？」
「三十八師一七七旅二營六連！」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奎有，你不是叫姚天麻嗎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你家在那裏？」

「就是這北邊三里路的南伊莊！」

「好呀！現在解放了，到家門口啦，同去看一下吧！」

「回去，——可以回去？」

今年六七月間伍開蘭卻臨幸莊，耳要臨花的父親，就搶拐仗到幸莊想望一望自己的兒子，但哨兵看他的那婆娘，吹鬍子鬚眼的拿刺刀把他老漢行走，後來老漢又買了些雞蛋禮物，連長才答應他叫回家看一次，第二天就病癒。父親恨不得長上翅膀飛到家，可是剛走到鄧陽良鄉附近的辛村，又遇見了三十八師一七七旅。

由於他在羣衆中的威信高，今年他當選了本村的農會主任，現任又被提拔爲區幹部。工作中，他常說：『我現在不識字，用文化的我不行，用力的我能幹。以後，我也要趕快學識字呀！』

在羣衆中，常會聽到他朗誦有力的宣傳：『現在，我們分下場，地，穿上三面子新的棉衣，穿西新的鞋襪；今年打下還糧多糧食！要不是毛主席、共產黨，像我這一窮鬼，！，還能夢到今天！我們現在翻身了，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執行政府的法令，好好支援前線，參軍參戰；一日不消滅頑固，我們一天不能安寧。』

第二天清早，營部備了兩匹馬

「叫！叫王奎有。」
「好！不要怕，解放軍寬待俘虜。」
不久，王奎有被擄到解放隊，接應隊伍向北走，沿途老百姓都擁擠的看俘虜：「我們隊伍打了勝仗了，你看捉的多少人。」王奎有低着頭死扛着自己的腳。當天宿營於鄆縣縣東官城村。
東官城村男女老少都擠出來看他們，而他們呢？也都站在巷裏

「對啦！可以回去，吃了下午茶就回去。」

姚天海做梦也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樣好的事情，解放了，真正解放了！滿心的高興啊！

回想起來自己真是個苦人兒，自小扛長工，二十三歲那年（三十三年），兄弟在關縣那家當學徒，被胡匪拉了兵，不久胡匪又下來了！「帶兵」令，保護逼他去當兵，說他兄弟當兵派公事處。

「幹什麼的？」

「我是十七師的請假回家。」

「混且，你是開小差的！」

不由分說就往營盤裏拉，可憐的父親哭聲隨面哀告：

「叫回家看一下吧！老總我給你找個保人！」

「滾！他是拖槍逃跑的逃兵，想回家，不依歸口算他命大，快滾開，老子起了火沒有你好惹的！」

「說什麼呢？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那裏是窮人說理的地方？」

解放隊開來了，忽然有人喊叫：「姚天海你媽來了！」大家親熱的圍上去扶掖她老人家，指導員也趕出來招呼。她一見天海，拉住他的手哭道：「天海，媽！媽！算看上你啦！只要見上我娃……一面，死了眼也能睜住……」

營部聽到姚天海母親來啦，馬上就請她到營部，營長、劉教導員等同志都熱切的招待她，安慰她，專門就飯席請她，老婆婆樂樂的，

騎上一匹馬回去，一搭副騎上一匹，你引他到你家叫你父親騎上馬來，咱們是窮人嗎！一輩子走到人前頭，今天叫你父親騎上馬到營部來吃酒」，他們二人一出連部門騎上大馬，解放戰士們擁擠在巷裏看，高興的亂譁着已經解放。

× ×

當部隊接到命令準備出發時，副排長又去地時叫他。他行前，

傅匪打柴

綏南新區帶來的控訴

辛景月

上，他臉紅脖子粗的說：「我總算放了！」那個賣醋的老漢就罵罵咧咧的說起來了：「你媽想你眼快天瞎了，唉！總算回家啦！」王全有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也洩盡了，手也洩盡了，心裏還怨：「這老漢沒有一點眼色！」他回到班內心懷亂立坐不安，一會要騰脫指揮員叫他，他想：「應一下要個毒啦！」可是指揮員不但不生氣而且笑嘻嘻的即

——綏南新以爲求

我們到了涼城東輪場，村民郭在時，打柴不在山上打，是在老田家鎮住的庵裏，到寒露腳子去失修，屋頂上的泥皮被風雨剝落，黑里見了，有的便抽條，有的給拆倒了。史家的人一見，顯了，便說：「你不叫我兄弟，反說是，應軍肩上扛着百結袋裏引人」。問田家鎮去了。」

白晝對我說：「傅作義的土匪隊伍，向舊縣的樹上和柴棚子裏打。一次，打發，還有家姓史的，房子多，露出藍屋頂的稻草和椽來，房子上前拆牆搬柱，霎時間把一座房子，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圍剿，要留下舊縣八路軍。」史家的人，我這房子我不能叫你們拆。」於是，帶着「高麗八路」的「包

「你老人家說的，到門口啦，你見了，家裏人還沒見，明天一定叫回去一趟。」

當臨走時，老太太囑着兒子的臉說：「天海，你要好幹幹，咱們家不出糧不出款，當面請娘吃飯，兄弟們那麼親熱，可不能對不起人，要給娘爭氣！」天海和同志們把她送出村，他老人家拉着拐杖回去了。

看多光彩啊！」

十月二十八日於西北崎國

代 郵

馬寒冰、磊磊、國漢、張曙光、杜鵬程、朱寶杰等同志及「戰火」部、「戰力」部、「戰衛」部請示校固定通訊地址。

楊曉部

徐
近
寶

李 斌

續近賢，小名叫科舉子，今年三十四歲，前任大同安樂莊農會主任，現為黨部。是土改後新起來的幹部。

他七歲上就參加地裏勞動，十歲時，鐮子就能頂上蓋工。當時他父親因體弱只能頂一半勞動，在家裏，他要頂大半邊；十七歲那年，父親去世後，家裏留下的老小六口人，就靠他一個人頂工維持日月。

外一人因工不能顧應了一家人呢？沒辦法，母親不得不另鑿並帶走了小妹妹。他仍是靠磨磨工、下煤窰、賣瓦盆、編繩頭

等爲生，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三十二歲。

四五年，那裏建立了新政權，他就參加了農會。四七年，組織民兵，他親自動跑去找民兵隊長張志林談話，要求參加民兵，馬上被買收進去。幾天後，區上發下兩支槍來，他說：「我輩上，不要看我年紀大，我死不了也丟不了這槍。」村裏人見他挑上槍，有的人笑他說：「科舉子！你那赤腳，兩屁股褲子穿上，上槍做個做莊的丫！」就這，頑固疙瘩來了，我也照樣和他們幹啦！」

由於他在黨集中的威信高，今年他當選了本村的農會主任，現又被提拔爲區幹部。工作中，他常說：「我現在不識字，用文化的我不行，用力的我能幹。以後，我也要趕快學識字呀！」

在黨集中，常會聽到他明確有力的宣傳：「現在，我們分下場地，穿上三面子新的棉衣，穿面新的鞋襪；今年打下糧糧多得很！；要不是毛主席、共產黨，像我這一窮鬼，一，怎能夢到今天？我們現在翻身了，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執行政府的法令，好好支援前線，多爭多戰；一日不消滅頑固，我們一天不能安寧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營部備了兩匹馬

解放隊進來了，忽然有人喊叫：「姚天涯你過來了！」大家親熱的圍上去扶掖她老人家，指導員也躍出來招呼。她一見天涯，拉住她的手哭聲說：「天涯，媽媽總算看上你啦！只要見上我娃……一而，死了眼也能睜住」

營部聽到姚天涯母親來報，馬上就請她到營部，營長、劉教導員等同志都熱情的招待她，安尉地，專門設飯席，她婆婆要架的

騎上一匹馬回家，一掛副騎上一匹，你引他到我家叫你父親騎上馬來，咱們是窮人嗎！一輩子走不到人前頭，今天叫你父親騎上馬到營部來吃酒」，他們二人一用連部門騎上大馬，解放戰士們擁擠在莊裏看，高興的亂議論自己解解放。

當部隊接到命令準備出發時，副部長又去地時叫也。應行前，

「你老人家說的，到門口啦，」

你見了，家裏人還沒見，明天一定同回去一趟。」

當臨些時，老太太望兒子的臉說：「天海，你要好打幹，咱們家不出糧不出款，營師請娘吃飯，兄弟們那麼親熱，可能對不起人，要給娘生氣。」天海和同志們把她送出村，他老人家拄着拐杖回去了。

馬寒冰、高磊、國波、張曙光、杜鵬程、朱寶杰等同志及「戰火」部、「戰力」部、「戰衛」部請示校固定通訊地址。

楊曉部

代郵
馬寒冰、蔣昌、羅漢、張
九、杜鵬程、朱寶杰等同
以「戰火」部、「戰力」
「戰術」部請示較固定
地址。 編輯部